

李白四首「蓮花劍」詩之章法結構及藝術手法探析

陳宣諭¹

摘要

「蓮花」是祥瑞、至誠至善、高潔品格的象徵。李白好劍術，詩歌中「劍」字出現約占詩歌總數的十分之一，甚至在詩歌中直接出現將神佛氣質的「蓮花」與陽剛冰冷的「劍」相綰合成劍名，如「蓮花劍」，可見當時以蓮花形象飾寶劍外，更可知蓮花意象在李白筆下由原來柔美質性走向陽剛之氣。本文考察李白運用「蓮花劍」此意象的詞彙，發覺有著共同象徵意義，擬從〈胡無人〉、〈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送梁公昌從信安王北征〉、〈感遇二首其一〉四詩探析其篇章結構及藝術手法，見其運用蓮花劍意象表達君臣遇合的企盼、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與豪邁的濟世之情，在冰冷劍氣中鎔鑄著鐵漢柔情之美。

關鍵詞：蓮花、劍、章法結構、李白

¹ 臺北市立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通訊作者：陳宣諭，E-mail: shiuanlu@utapei.edu.tw
收稿日期：2018/01/07；接受刊登日期：2018/10/15
DOI:10.6284/NPUSTHSSR.201903_13(1).4

壹、前言

「蓮花」是荷花的別名，《爾雅·釋草》曰：「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蓮，其本蓐，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郭璞注：「芙蕖，別名芙蓉，江東呼荷。」邢昺疏：「今江東人呼荷華為芙蓉。」¹人們常將牡丹、梅花視為中國人精神象徵，然而蓮花在精神象徵意義上不亞於二者，英國杰克·特里錫德在《象徵之旅：符號及其意義》文中提到：「沒有任何一種花比埃及、印度、中國和日本傳統中的蓮花具有更古老、更豐富的象徵含義。」²甚至荷花最初與先民生活發生聯繫，乃因其「善」非因其「美」，「蓮子幼嫩時皮作鮮綠色，可采而生食之，味甚甘香，老熟後皮呈黑褐色，則須去皮而煮食之。荷之葉、梗、根莖及藕節等均堪供用，無一廢棄者。」³而蓮花出現美麗的形象最早見於《詩經》有著女性陰柔的象徵，共出現 3 次，如《詩經·邶風·簡兮》末章：「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⁴「苓」，古「蓮」字，又《詩經·鄭風·山有扶蘇》：「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⁵上句喻男性，下句喻女性，以陽剛植物喻男性，陰柔植物喻女性，一陽剛一陰柔，形成鮮明對比。《詩經·陳風·澤陂》：「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彼澤之陂，有蒲與蘭。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為，中心惓惓。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輾轉伏枕。」⁶漢代鄭玄注《毛詩》釋「蘭」為荷花的果實，「菡萏」為荷花，並且說「蒲喻男，荷喻女」。然而至《楚辭》一書中荷花變成君子象徵、美德象徵，在〈離騷〉中，屈原以荷明志：「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⁷以碧綠荷葉裁成上衣，用粉紅荷花縫出下裳，以這美麗無瑕的衣飾象徵屈原內在美好修養，正如王逸《楚辭章句》所言：「言己進不見納，尤復裁制芰荷，集合芙蓉，以為衣裳，被服愈潔，修善愈明。」⁸因此，蓮花意象有著女性與文人意涵並現，異質互補。在李白 1054 首詩歌中，提到劍意象約有 109 次，約 10.34%，意指平均每十首就會提到一次劍，如〈贈崔侍御〉：「長劍一杯酒，男兒方寸心。」；〈在水軍贈幕府諸侍御〉：「寧知草間人，腰下有龍泉。」故有「劍俠李白」之稱，可証李白對劍的熱愛。而「劍」有著陽剛雄健

¹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年 9 月 12 刷），頁 138。

² 杰克·特里錫德（Jack Tresidder）著，石毅譯：《象徵之旅：符號及其意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年），頁 92。

³ 陳植鏗：《詩歌意象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年）

⁴ 清·阮元：《十三經注疏·詩經》〈邶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 年），頁 101。

⁵ 清·阮元：《十三經注疏·詩經》〈鄭風〉，頁 171。

⁶ 清·阮元：《十三經注疏·詩經》〈陳風〉，頁 256-257。

⁷ 漢·王逸：《楚辭章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06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7。

⁸ 同上註。

之氣與「蓮花」柔美又高潔君子質性相結合，更展現出力與美的精神，故劍上鑄刻著蓮花形的花紋，將高潔、至誠至善的君子形象展現一覽無遺。李白詩中出現「劍」與「蓮花」結合成蓮花寶劍出現 4 次，這些更是展現出靈動、柔美性能外，更有著高潔品格意味。本文考察李白運用「蓮花寶劍」一詞彙，發覺有著共同象徵意義，擬從〈胡無人〉、〈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送梁公昌從信安王北征〉、〈感寓二首其一〉四詩探析其章法結構及藝術手法。

貳、「蓮花寶劍」溯源

「劍」為百兵之君、短兵之祖，製作技術與花飾皆有講究，劍身的花紋有流雲、花草等多種樣式。以蓮花形象飾以寶劍，將代表傳統文人精神的蓮的形象與尚武精神的寶劍相結合，展現俠義精神。「芙蓉劍」，即古純鈞劍（又叫純鉤劍）。春秋時期，越王允常聘非常著名鑄劍師歐冶子所鑄五寶劍之一，是中國十大名劍之一，純鈞被稱為「尊貴無雙之劍」。被相劍師薛燭點評為即使以駿馬千匹、有市集之鄉村兩處、千戶城池兩座而不換。《越絕書》卷 11〈外傳記寶劍〉曰：「昔者，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曰：『吾有寶劍五，請以示之。』……王取純鈞，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懼如悟，下階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華掙如芙蓉始出。」⁹故文人以「芙蓉劍」泛指寶劍，加以吟詠。而芙蓉劍，是春秋時越國所鑄的好劍。傳說秦客薛燭善於相劍，曾經評越王出示的「純鈞」說「如芙蓉始生於湖。」（見東漢趙曄《吳越春秋》）後世即以芙蓉劍泛指寶劍。¹⁰

「蓮」與寶劍相結合，在文人筆下由柔美走向陽剛，有著俠骨柔情。如李嶠〈劍〉：「我有昆吾劍，求趨夫子庭。白虹時切玉，紫氣夜干星。鏘上芙蓉動，匣中霜雪明。」（《全唐詩》卷五十九）初唐盧照鄰〈長安古意〉詩云：「挾彈飛鷹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橋西，俱邀俠客芙蓉劍，共宿娼家桃李蹊。」¹¹詩中描寫當年長安豪貴喜結交身佩寶劍的俠客，作挾彈探丸之遊，公然夜宿娼家，暗諷豪貴縱情遊樂。初唐郭震〈古劍篇〉吟詠劍匣雕刻有蓮花圖案之龍泉劍的精美奇絕，詩云：「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咨嗟嘆奇絕。琉璃玉匣吐蓮花，錯鏤金環映明月。」¹²此四句，寫龍泉劍的光彩和裝飾。描寫龍泉劍寒光照人像霜雪一樣亮白，連鑄劍的良工看了都讚不絕口，稱為奇絕。劍以琉璃和玉石為匣，環狀的劍柄頭上，塗飾金花，映照於劍匣，就像是「蓮花」、「明月」一般。盛唐李白是遊俠，愛劍

⁹ 漢·袁康：《越絕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46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114。

¹⁰ 姜濤：《中國文學欣賞全集》第 8 冊（臺北：莊嚴出版社，1985 年 11 月），頁 3280。

¹¹ 清·康熙四十二年御定：《御定全唐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42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卷 41，頁 471。

¹² 清·康熙四十二年御定：《御定全唐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423 冊，卷 66，頁 624。

身上常佩寶劍，崔宗之〈贈李十二〉：「袖有匕首劍，懷中茂陵書。」¹³而李白〈留別廣陵諸公〉詩中回想少年情景曰：「憶昔少年時，結交趙與燕。金羈絡駿馬，錦帶橫龍泉。」描寫當時意氣風發攜劍少年時代；在〈憶襄陽舊遊濟陰馬少府巨〉詩云：「高冠佩雄劍，長揖韓荊州。」又據《新唐書·李白傳》記載李白「喜縱橫術，擊劍任俠。」又云：「十五好劍術，偏于諸侯。」可知李白十五歲已開始學劍，甚至因當時聞名天下劍術大師裴旻正居山東，故李白移居東魯學劍，在〈五月東魯行答汶上翁〉：「顧余不及仕，學劍來山東。」一詩可證。並據裴敬〈翰林學士李公墓碑〉記載李白：「常心許劍舞裴將軍，予曾叔祖也。嘗投書曰：『如白願出將軍門下。』」¹⁴而在李白詩中有4首「蓮花寶劍」詞彙，如〈胡無人〉：「流星白羽腰間插，劍花秋蓮光出匣」、〈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安知慕群客，彈劍拂秋蓮」、〈送梁公昌從信安王北征〉：「起舞蓮花劍，行歌明月弓。」、〈感遇二首其一〉：「寶劍雙蛟龍，雪花照芙蓉」其所描寫的蓮花寶劍雖然有著共同象徵意義，但卻有著不同境遇與情感投射。

參、〈胡無人〉、〈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送梁公昌從信安王北征〉、〈感遇二首其一〉之章法結構

清代沈德潛《說詩晬語》云：「詩貴性情，亦須論法，雜亂無章非詩也。然所謂法者，行所不得，止所不得不，而起伏照應，承接轉換，自神明變化於其中。若泥定此處應如何，彼處應如何，不以意運法，轉以意從法，則死法矣。試看天地間水流雲在，月到風來，何處著得死法」¹⁵。章法結構是作者構思作品時的邏輯思維，藉由探析章法結構可更明瞭作品之主旨及思想內涵，試圖從章法結構探析其詩中旨意與蓮花劍意象的關聯性與情感傳達。

一、〈胡無人〉之篇章結構

抒情言志為文學創作目的之一，是主客體交融的心智活動。李白擬樂府古題〈胡無人行〉以抒發其內在之幽微情意，〈胡無人〉一詩如下：

嚴風吹霜海草凋，筋幹精堅胡馬驕。漢家戰士三十萬，將軍兼領霍嫖姚。
流星白羽腰間插，劍花秋蓮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關，虜箭如沙射金甲。
雲龍風虎盡交回，太白入月敵可摧。敵可摧，旄頭滅。履胡之腸涉胡血。
懸胡青天上，埋胡紫塞旁。胡無人，漢道昌。陛下之壽三千霜，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兮守四方。¹⁶

¹³ 清·康熙四十二年御定：《御定全唐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425冊，卷261，頁4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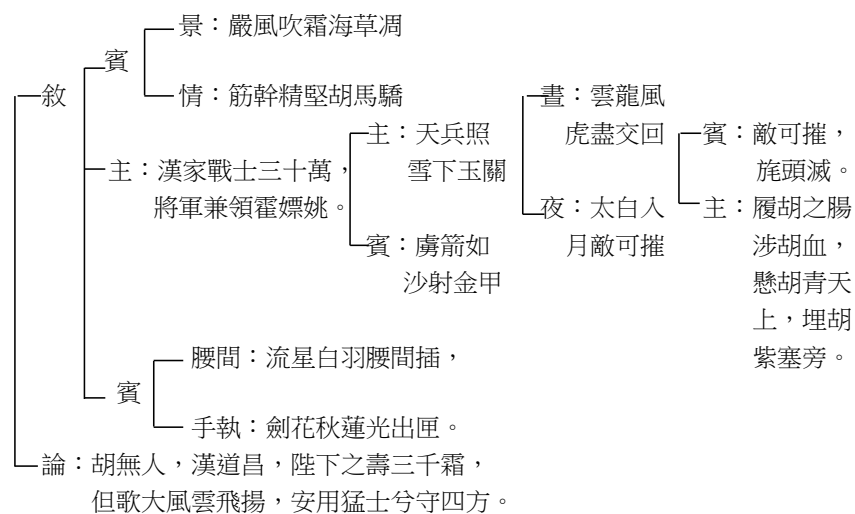
¹⁴ 詹鍔：《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1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年12月），頁15。

¹⁵ 清·沈德潛：《說詩晬語》。《叢書集成續編》第199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年），頁332。

¹⁶ 詹鍔：《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1冊，頁476-479。

〈胡無人〉乃樂府舊題，即〈胡無人行〉，作於開元、天寶間為征討西北胡人入侵時。此詩寫胡人在秋高弓強矢勁而馬肥時，胡將入侵中原，唐朝派出大將大兵三十萬迎戰玉門關，「將軍兼領霍嫫姚」句中「霍嫫姚」即霍去病。據《前漢書·霍去病傳》：「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為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¹⁷意指唐朝委派像霍嫫姚那樣勇健的將軍，率領三十萬大軍迎戰。將士們腰間插著流星般的白羽箭，手執蓮花寶劍，「劍花秋蓮光出匣」一句細膩描繪出劍上鑄刻蓮花形的花紋寶劍。李白以「秋蓮」指稱劍上鑄刻的蓮花形花紋，兼以形容寶劍鋒利，劍花朵朵的樣子。「天兵照雪下玉關」句中「天兵」即《文選》卷九楊子雲〈長楊賦〉所言：「天兵四臨。」李善注：「天兵，言兵威之盛如天也。」¹⁸強化漢家戰士三十萬之多，朝廷兵將在雪光照耀下奔赴玉門關，而胡人箭矢像飛沙般射我兵將金甲。「雲龍風虎晝交回」句中「雲龍風虎」皆陣名，古時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為八陣，意指白晝八陣交戰非常激烈。「太白入月敵可摧」句中「太白」即金星，又名啟明星。傳說太白星主殺伐，太白星進入月亮，即胡有將亡之兆。「敵可摧，旄頭滅」句中「旄頭」，據《史記·天官書》：「昴曰旄頭，胡星也。」¹⁹兩句道出天欲亡胡，因旄頭之星主於胡者隱而不見，滅其光，胡人必敗，接下來「履胡之腸涉胡血，懸胡青天上，埋胡紫塞旁」寫道唐代將士踐踏胡兵腸血，梟其首而埋其屍。此後「胡無人，漢道昌」歌頌唐朝天子聖明。

此詩以「先敘後論」形式寫成，在「敘」的部分形成「賓主賓」結構，使文章產生緊湊組織結構、層次井然的藝術效果，透過多角度的烘襯關係，使文勢呈現跌宕多姿、波瀾翻騰的美感。在「論」的部分收束全文：「胡無人，漢道昌，陛下之壽三千霜，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兮守四方。」五句扣合「主」結構：「漢家戰士三十萬，將軍兼領霍嫫姚」。〈胡無人〉之章法結構表如下：



¹⁷ 漢·班固撰：《前漢書·霍去病傳》冊5（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8年），卷55，頁5。

¹⁸ 梁·蕭統輯，唐·李善注：《文選李善注》冊1（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8年），卷9，頁4。

¹⁹ 漢·司馬遷撰：《史記》冊4（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8年），卷27，頁9。

試析〈胡無人〉一詩如下：

(一) 敘——李白在此以三層「賓主」結構方式，第一層「賓主賓」結構，分別以「景：嚴風吹霜海草凋」；「情：筋幹精堅胡馬驕」為「賓」位，描寫胡人在寒風勁吹霜打草凋之時，背著精良堅固的弓箭、騎著強壯的戰馬入侵唐朝邊疆。接續帶出「主」位：「漢家戰士三十萬，將軍兼領霍嫖姚」描寫唐朝派出像當年霍嫖姚那樣的將軍，率領三十萬大軍出征。並且以將士腰間插著流星般的白羽箭，手執出匣閃著光芒的蓮花寶劍為「賓」位：「流星白羽腰間插，劍花秋蓮光出匣」，強調出主位出場。在第二層「賓主」結構，以「賓」位：「虜箭如沙射金甲」正襯出「主」位：「天兵照雪下玉關」，道出朝廷將領天兵在寒雪之中奔赴玉門關，而胡人的箭矢像飛沙般射向戰士的金甲，接續再以「晝：雲龍風虎盡交回」、「夜：太白入月敵可摧」道出雙方激戰於玉門關，帶出第三層「賓主」結構，以「敵可摧，旄頭滅」為「賓」位正襯出「主」位：「履胡之腸涉胡血，懸胡青天上，埋胡紫塞旁」，描寫胡人最終失敗被消滅，戰士們踐踏敵人屍血，甚至懸掛胡人的腦袋於空中，埋葬胡人屍體於長城上，屍橫遍野的情景。

(二) 論——李白在此以「胡無人」呼應「敘」的部分，因為漢家戰士三十萬的優秀，漢家天兵必勝，因此「漢道昌」，接續歌頌漢家天子的聖明：「陛下之壽三千霜，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兮守四方」回應此詩中心意旨，在面臨國家遭遇胡人入侵，必須派軍隊征討西北胡人時，對於漢家士兵必勝有著強烈的信心。

二、〈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之篇章結構

白若白鷺鮮，清如清喉蟬。受氣有本性，不為外物遷。飲水箕山上，食雪首陽巔。迴車避朝歌，掩口去盜泉。岿崑廣成子，倜儻魯仲連。卓絕二公外，丹心無間然。昔攀六龍飛，今作百鍊鉛。懷恩欲報主，投佩向北燕。彎弓綠弦開，滿月不憚堅。閑騎駿馬獵，一射兩虎穿。回旋若流光，轉背落雙鳶。胡虜三嘆息，兼知五兵權。鎗鎗突雲將，卻掩我之妍。多逢勦絕兒，先著祖生鞭。據鞍空矍鑠，壯志竟誰宣。蹉跎復來歸，憂恨坐相煎。無風難破浪，失計長江邊。危苦惜顏光，金波忽三圓。時遊敬亭上，閑聽松風眠。或弄宛溪月，虛舟信洄沿。顏公三十萬，盡付酒家錢。興發每取之，聊向醉中仙。過此無一事，靜談秋水篇。君從九卿來，水國有豐年。魚鹽滿市井，布帛如雲煙。下馬不作威，冰壺照清川。霜眉邑中叟，皆美太守賢。時時慰風俗，往往出東田。竹馬數小兒，拜迎白鹿前。含笑問使君，日晚可迴旋？遂歸池上酌，掩抑清風絃。曾標橫浮雲，下撫謝朓肩。樓高碧海出，樹古青蘿懸。光祿紫霞杯，伊昔忝相傳。良圖掃沙漠，別夢繞旌旄。富貴日成疏，願言杳無緣。登龍有直道，倚玉阻芳筵。敢獻繞朝策，思同郭泰船。何言一水淺，似隔九重天。崔生何傲岸，縱酒復談玄。

身為名公子，英才苦迍邐。鳴鳳託高梧，凌風何翩翩？安知慕羣客，彈劍拂秋蓮。²⁰

此詩作於天寶十二年，李白贈宇文太守之詩。第一段從「白若白鷺鮮」至「丹心無間然」十二句。開首四句言萬物受形於天，各有其性，與生俱來，非外物所能變其本性，言自身清白乃本性。接續四句舉了古人例，如許由飲水於箕山，據《史記·伯夷列傳》：「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²¹箕山在河南登封縣東南，許由隱居處；夷、齊餓死於首陽，據《史記·伯夷列傳》：「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餓死於首陽山。」²²可見伯夷、叔齊冬無所食，李白推測食雪充飢；墨子迴車於朝歌，在《前漢書·賈鄒枚路傳》記載鄒陽云：「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污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顏師古注：『晉灼注：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師古曰：朝歌，殷之邑名也。《淮南子》云：『墨子非樂，不入朝歌。』」²³可見墨子清白到遇朝歌地名竟車相避；孔子不飲於盜泉，據《水經注·洙水》曰：「洙水西南流，盜泉水注之。泉出卞城東北卞山之陰。《尸子》曰：孔子至於暮矣，而不宿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故《論語比考識》曰：『水名盜泉，仲尼不漱。』即斯泉矣。」²⁴可證之。至清至白，性同白鷺、秋蟬，本天授不可移。然而古人清白者，並非只有這些人。在黃帝時有廣成子，居於崆峒之上，其高不可及，在《莊子·在宥》曰：「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空同之上，故往見之。」²⁵，又《神仙傳·廣成子》記載：「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聞而造焉。」²⁶；在戰國時有魯仲連，高蹈北海之濱，志不可屈，《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曰：「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倜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²⁷此二人冠絕古今，是我心之所願學習的對象。

第二大段從「昔攀六龍飛」至「靜談秋水篇」是李白自敘之言，承上說明自己亦如古人能清白自守，過去承君寵，未能報答君恩，於今胡虜叛逆，正是效力

²⁰ 詹鍔：《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4冊，頁1754-1766。

²¹ 漢·司馬遷撰：《史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24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61，頁343-344。

²² 同上註，頁344。

²³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前漢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25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51，頁270。

²⁴ 後魏·酈道元：《水經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57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25，頁401。

²⁵ 宋·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05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31，頁264。

²⁶ 晉·葛洪：《神仙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05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1，頁258。

²⁷ 漢·司馬遷撰：《史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244冊，卷83，頁5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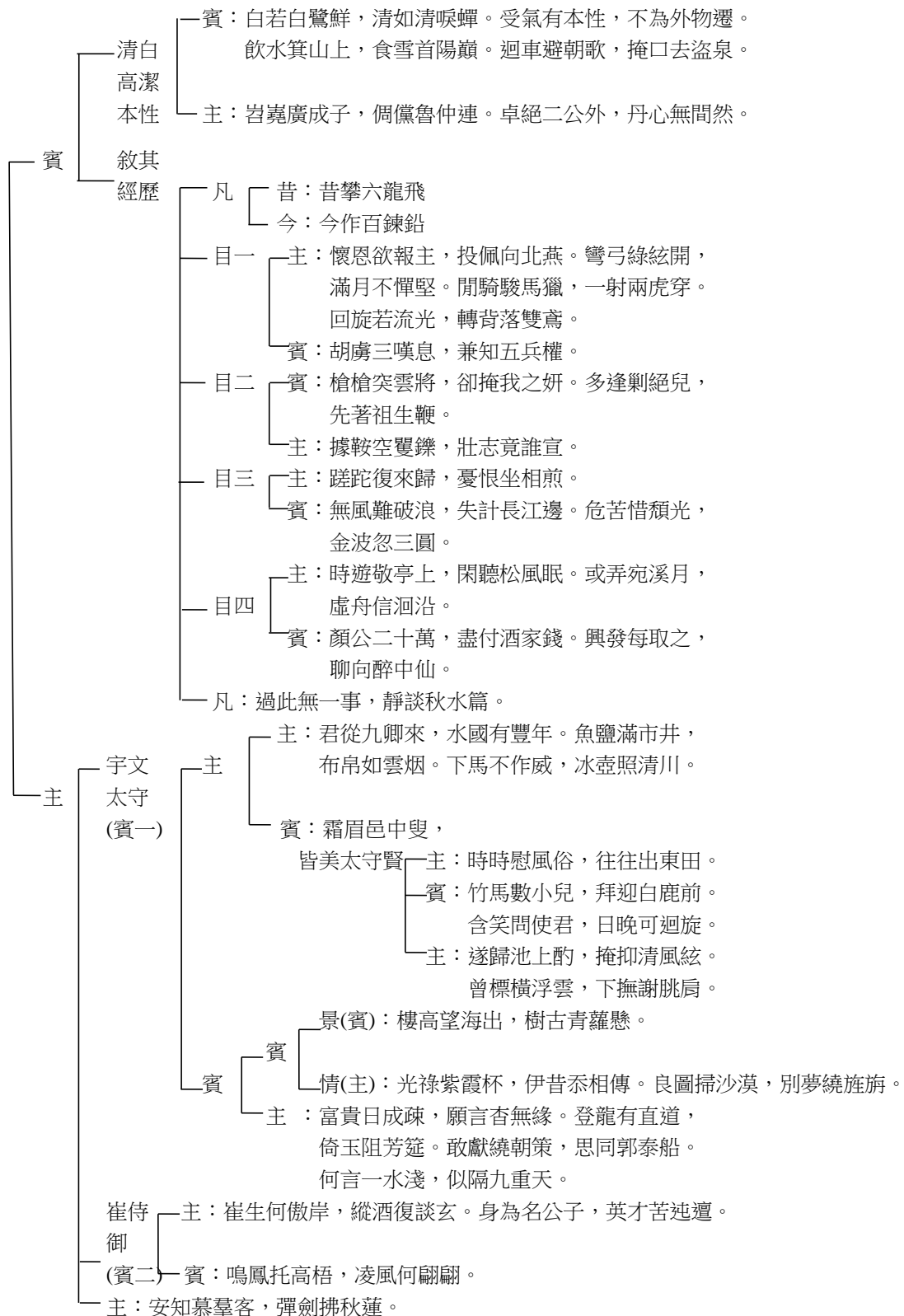
之時，故投佩委身，向北燕，騎駿馬，拉彎弓，一發殪兩虎，轉身背落雙鷹，使旁觀胡虜讚嘆不已，且知兵權，非暴虎之勇，奈何生不逢時，諸將掩我技能，健兒先我著鞭，雖老壯如馬援，據《後漢書·馬援列傳》記載：「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²⁸，引用馬援典故來強化自己有志難伸，蹉跎來到宣城，三個月來遊敬亭，弄宛溪，酣飲酒，讀秋水，以求養生之術外，無所作為。

第三段從「君從九卿來」至「似隔九重天」頌揚宇文太守之賢能，昔相會而今相別。寫宇文太守自九卿出守宣城正值豐年，魚鹽布帛足於民用，和而不威，清而有守，邑中父老皆稱賢，到境童叟拜迎，政美人和，優遊自適。比起謝朓高出一肩，接著又言自己懷良圖而北上欲掃胡虜，然志與願違，欲由正道登龍門，欲倚太守而阻於芳筵，欲將獻策，同舟共歡，哪知一水之淺卻如九天之遙。末段從「崔生何傲岸」至「彈劍拂秋蓮」八句贈崔侍御，言崔侍御為人才高氣岸，雖身為貴胄，卻遭遇坎坷，如今與宇文太守同遊，如鳳凰倚梧桐。最後二句點出全文主旨：「安知慕羣客，彈劍拂秋蓮」運用馮援彈鋏及薛燭相劍兩個典故，《史記·孟嘗君列傳》記載戰國時齊國孟嘗君的門客馮驩曾多次彈鋏而歌，感嘆生活不如意，「長鋏歸來乎，食無魚！」、「長鋏歸來乎，出無輿！」、「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²⁹，李白自比馮驩，自謂「慕羣客」希冀崔侍御援引以攀識宇文太守提攜，一展長才。詩中「秋蓮」是指劍上鑄刻的蓮花形花紋，全句用馮援彈鋏典故表示希望受到崔侍御援引，以攀識宇文太守之企盼。

此詩以「先賓後主」形式寫成，在「賓」的部分，李白自敘其清白高潔的本性與經歷，形成「賓主」及「凡目」二種結構，在「主」的部分帶出頌美的宇文太守及崔侍御兩個「賓」位，最後再提煉出「主」位：「安知慕羣客，彈劍拂秋蓮」。其章結構分析表及試析如下：

²⁸ 南朝宋·范曄撰：《後漢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25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54，頁630。

²⁹ 漢·司馬遷撰：《史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244冊，卷75，頁461。



試析〈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一詩如下：

（一）此詩以「先賓後主」結構，先道出「賓」位：李白清白高潔的本性，在此小段形成另一「先賓後主」結構，首先以「賓」位：「白若白鷺鮮，清如清唳蟬。受氣有本性，不為外物遷。飲水箕山上，食雪首陽巔。迴車避朝歌，掩口去盜泉」說明萬物受性於天，有其本性，非外物所能移，道出清白本性，並舉許由飲水於箕山，夷、齊餓死於首陽，墨子迴車於朝歌，孔子不飲盜泉這些古例以証之。接續帶出「主」位：「峒嶠廣成子，倜儻魯仲連。卓絕二公外，丹心無間然」說明古人清白，非只有許由、夷齊、墨子、孔子而已，在黃帝時則有廣成子，居於崆峒之上，高不可及；在戰國時有魯仲連，高蹈北海之濱，不肯仕宦，好持高潔。此二人冠絕古今，李白服膺二人，心無他念。接下來李白敘其經歷，在此小段形成「凡目凡」結構，在「凡」的部分，「昔攀六龍飛，今作百鍊鉛」二句呈現「昔今」對比，自敘過去追攀君王，承君之寵，如今歷受挫折性格變得柔軟，總述昔達今窮。舊德在懷，未能報答君恩，如今胡虜叛逆，正是效力之時，接次帶出「目一」，在目一之中又形成「賓主」結構，在「主」位部分「懷恩欲報主，投佩向北燕。彎弓綠絃開，滿月不憚堅。閒騎駿馬獵，一射兩虎穿。回旋若流光，轉背落雙鳶」描述欲報答明主，冒險入北燕，一發而殪兩虎，轉身反射落雙鷹，帶出「賓」位：「胡虜三嘆息，兼知五兵權」使胡虜傍觀者，見此情景再三嘆息，更兼用五兵之權，以賓顯主，更彰顯己非暴虎之勇。之後「目二」部分，以「先賓後主」結構，以「槍槍突雲將，卻掩我之妍。多逢剿絕兒，先著祖生鞭」為「賓」位，寫突如其來的一位勇將掩卻李白的武藝，勇鬪的健兒早已先著鞭，帶出「主」位：「據鞍空矍鑠，壯志竟誰宣」慨嘆自己雖老壯如馬援，胸有凌雲壯志竟難以實現。接續「目三」部分，以「先主後賓」結構，以「蹉跎復來歸，憂恨坐相煎」為「主」位，道出蹉跎歲月，憂痛歸家，為何如此？藉「賓」位：「無風難破浪，失計長江邊。危苦惜頹光，金波忽三圓」說明善操舟者，沒有長風難以破浪，如今失計，困於長江邊，月已圓三次，痛惜時光流逝，更顯出主位的憂恨相煎。最後「目四」部分，同樣以「賓主」結構，以「時遊敬亭上，閑聽松風眠。或弄宛溪月，虛舟信洄沿」為「主」位，以「顏公二十萬，盡付酒家錢。興發每取之，聊向醉中仙」為「賓」位，藉賓形主，說明閒愁時遊敬亭山，聽松風而眠，賞玩宛溪之月，任憑小舟漂流，如同當年顏公將二十萬錢交付酒家，酒興一發即取酒痛飲，醉中尋仙。最後以「凡」：「過此無一事，靜談秋水篇」收束自己人生歷程，說明目前在閒遊醉鄉之外，無事時，讀〈秋水篇〉以求養生。

（二）在第一層「賓主」結構，清楚可知李白自敘部分為「賓」位，宇文太守、崔侍御兩位為「主」位，然而進到真正「主」位的部分，又有第二層「賓主」結構，而在此形成「賓賓主」結構，宇文太守、崔侍御分別為「賓」位，這兩個主位最重要是帶出「主」位：「安知慕羣客，彈劍拂秋蓮」。

1. 在「賓一」部分：宇文太守這段出現三層「賓主」結構，在第一層「主」位部分：敘述宇文太守之賢，昔相會而今相別，以「君從九卿來，水國有豐年。魚

鹽滿市井，布帛如雲烟。下馬不作威，冰壺照清川」為「主」位；以「霜眉邑中叟，皆美太守賢」為「賓」位，描述太守從九卿高位下來，來到這水鄉之國就有豐收之年。魚蝦鹽醬滿市場，布匹衣帛多如雲烟，到任不擺威風，心中廉潔如同冰壺照清水，更借「賓」位：邑中老翁讚美其賢能。至於如何稱賢？帶出第三層「主賓主」結構，以「時時慰風俗，往往出東田」、「遂歸池上酌，掩抑清風絃。曾標橫浮雲，下撫謝朓肩」為「主」位；以「竹馬數小兒，拜迎白鹿前。含笑問使君，日晚可迴旋」為「賓」，以賓形主，時時撫慰民間疾苦，經常出衙巡視鄉野，與兒童親狎，日晚而歸，登上池邊上的高樓酌飲，奏鳴琴以相樂，品格高標如橫於雲表，雖古之謝朓，嘗為茲郡之守者，君亦下視之，顯現政美人和景象。在第一層「賓」位部分：李白自敘與宇文太守曾侍聖宴，有奇謀，欲清胡難，不得有所試，徒懷忠憤，分別以「景」：「樓高望海出，樹古青蘿懸」、「情」：「光祿紫霞杯，伊昔忝相傳。良圖掃沙漠，別夢繞旌旃」為「賓」位，李白自述當年承聖恩於光祿寺宴會上傳遞紫霞杯，有著掃平沙漠胡虜壯志，魂夢猶繞戰旗，不敢忘國。帶出「主」位：「富貴日成疎，願言杳無緣。登龍有直道，倚玉阻芳筵。敢獻繞朝策，思同郭泰船。何言一水淺，似隔九重天」言富貴榮華對我日漸疏遠，願望無緣實現，身登龍門要由正道，欲依靠太守您卻阻於芳筵，將欲獻策，思同舟以偕歡，豈說一水之淺，似乎隔著九重天之遙。

2. 在「賓二」部分：崔侍御這段出現一個「賓主」結構，以「崔生何傲岸，縱酒復談玄。身為名公子，英才苦迍邅」為「主」位敘說崔侍御性格高傲，縱酒酣飲又清談玄言，身為貴胄，具英才卻命運坎坷，迍邅難進，更以「鳴鳳托高梧，凌風何翩翩」為「賓」位，說明梧桐乃鳳凰所棲，李白藉此說明其欲託高梧之意，最末帶出全詩「主」位，亦是主旨所在，「主中主」：「安知慕羣客，彈劍拂秋蓮」道出李白汲於相託，彈鋏悲歌不能自已，將有望於宇文太守、崔侍御汲引提攜。

三、〈送梁公昌從信安王北征〉之篇章結構

入幕推英選，捐書事遠戎。高談百戰術，鬱作萬夫雄。起舞蓮華劍，行歌明月宮。將飛天地陣，兵出塞垣通。祖席留丹景，征麾拂綵虹。旋應獻凱入，麟閣佇深功。³⁰

此詩於開元二十年（西元 732 年）春在長安所作。梁公昌，事蹟不詳。信安王，名李禕，唐太宗曾孫。《舊唐書·玄宗紀上》：「（開元）二十年春正月乙卯，以禮部尚書信安王禕率兵討契丹。」³¹《新唐書·玄宗紀》：開元二十年，「正月乙卯，信安郡王禕為河東、河北道行軍副元帥，以伐奚、契丹。」³²李白作此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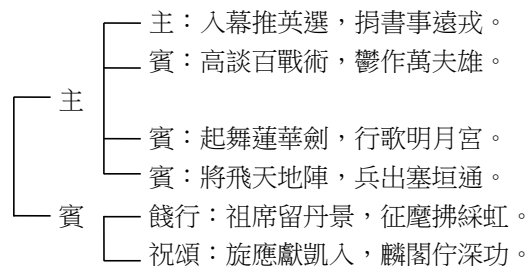
³⁰ 詹鍔：《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 5 冊，頁 2427-2429。

³¹ 後晉·劉昫等奉敕撰：《舊唐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26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卷 8，頁 155。

³² 宋·歐陽修撰：《唐書》（臺北：藝文出版社，1982 年），卷 5，頁 86。

乃送梁公昌從信安王北征，言其為入幕佳賓，卓越人選，投筆從戎就要開始隨軍遠征，能高談百戰百勝之術，手持蓮花寶劍翩翩起舞，行軍高歌出宮門，言其勇猛而行師有方，飛馳戰場將塞垣打通。後四句敘送別之意，分別寫賓朋餞行與祝頌其不久將凱旋而歸，將圖形於麟閣而為一代勳臣。「起舞蓮華劍，行歌明月宮」詩中「蓮華」，蕭本、郭本、王本、咸本作「花」，在此詩中「蓮花」為劍名外，兼喻梁公舞劍雄姿，劍光如朵朵蓮花，幻化不絕。

此詩以「先主後賓」形式寫成，在「主」的部分，讚美梁公昌棄書不讀而從軍，為信安王之幕賓，以眾賓形主方式，強化出「主」位：「入幕推英選，捐書事遠戎」，最後再以「賓」位說明為其餞行與祝頌。其章結構分析表及試析如下。
〈送梁公昌從信安王北征〉之篇章結構分析表如下：



首先以「主賓」結構帶出全詩「主」位在於讚美梁公昌從信安王北征八句，為入幕佳賓，捐棄儒業從戎事，首句出現「主中主」：「入幕推英選，捐書事遠戎」。接續以「主中賓」：「高談百戰術，鬱作萬夫雄」、「起舞蓮華劍，行歌明月宮」、「將飛天地陣，兵出塞垣通」這些眾「賓」位來形容「主」位，稱美梁公昌能高談百戰百勝之戰術，盛氣壯膽可為萬夫之雄，手持蓮花寶劍翩翩起舞，行軍高歌出宮門，即將飛馳戰場佈下天地陣，奇兵出擊打通塞垣，能文能武卓越人才。後四句全以「賓」位方式：「祖席留丹景，征麾拂綵虹。旋應獻凱入，麟閣佇深功」，為梁公昌從信安王北征作了餞行與祝頌，敘送別之意。

四、〈感遇二首其一〉之篇章結構

李白借物寓意，寄託自身情思，將自我與寶劍在時、空的互動中產生情感與哲思，其〈感遇二首其一〉詩如下：

寶劍雙蛟龍，雪花照芙蓉。精光射天地，雷騰不可衝。一去別金匣，飛沉失相從。風胡歿已久，所以潛其鋒。吳水深萬丈，楚山邈千重。雌雄終不隔，神物會當逢。³³

此詩作年不詳。此首咸本、蕭本、王本、郭本、胡本、《全唐詩》本皆編入〈古風五十九首〉其十六。此詩直接歌詠寶劍，寫張華、雷煥所得干將、莫邪二劍故

³³ 詹鍔：《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7冊，頁3390-3392。

事以及風胡子謂湛盧入楚事。朱諫《李詩選注》：「此白以寶劍取喻賢才之難於久棄而終當見用也。」³⁴首句以兩把寶劍如同一對蛟龍，變化神異之妙，雪花照芙蓉之形容出自《越絕書》卷 11〈外傳記寶劍〉曰：「昔者，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曰：『吾有寶劍五，請以示之。』……王取純鈎，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懼如悟，下階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華掙如芙蓉始出。」³⁵言劍體光明如雪花，劍鏑豔麗如芙蓉。其精光照射天地，劍光如電騰不可擋。然而「一去別金匣，飛沈失相從」運用雷煥掘得二劍後，一劍送張華，一劍自佩，從此二劍失相從，後來一劍飛失，一劍沈水。風胡，即風胡子，古之善相劍者。《越絕書》卷 11〈外傳記寶劍〉記載：「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此二子甲世而生，天下未嘗有。精誠上通天，下為烈士。寡人願齎邦之重寶皆以奉子，因吳王請此二人作鐵劍，可乎？』風胡子曰：『善。』於是乃令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作鐵劍。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溪，取鐵英，作為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畢成，風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見此三劍之精神，大悅風胡子，問之曰：『此三劍何物所象？其名為何？』風胡子對曰：『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楚王曰：『何為龍淵、泰阿、工布？』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泰阿，觀其鈇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鈇從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祗，文若流水不絕。』」³⁶善於相劍的風胡子死去已久，故寶劍潛藏不出。「吳水深萬丈，楚山邈千重」二句言雖吳水之深，楚山之遠，不能使之相隔，神靈之物，必有會合之時。《吳越春秋》卷 2〈闔閭內傳〉記載：「湛盧之劍惡闔閭之無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楚昭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於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胡子而問曰：『寡人臥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風胡子曰：『此謂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之？』風胡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三枚，……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³⁷又鮑照〈贈故人馬子喬詩〉：「雌沈吳江裏，雄飛入楚城。吳江深無底，楚闕有崇局。……神物終不隔，千祀儻還并。」³⁸寶劍為神物，故始雖相離，而終當相合。李白此詩描寫干將和莫邪這對雌雄寶劍的劍光，如「雪花」、「芙蓉」般的清澈，甚至道出這蓮花

³⁴ 詹鏐：《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 7 冊，頁 3390。

³⁵ 漢·袁康：《越絕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46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114。

³⁶ 漢·袁康：《越絕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463 冊，頁 114-115。

³⁷ 漢·趙曄撰：《吳越春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46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頁 19。

³⁸ 南朝宋·鮑照：《鮑明遠集》卷 5〈贈故人馬子喬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06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589。

寶劍的劍鐔豔麗如芙蓉，其所放射出的精光照射著天地，連雷電亦不能掩其光芒。人才亦如寶劍，在此李白希冀能遇風胡子，不再潛其鋒，如劍出鞘，遇知人之人，一展長才。

此詩主要以「敘論」、「凡目」、「賓主」章法來組織其內容材料，形成其結構。其章結構分析表及試析如下。〈感寓二首其一〉之篇章結構分析表如下：

敘	凡：寶劍雙蛟龍，雪花照芙蓉。
	目一：精光射天地，雷騰不可衝。
	目二：一去別金匣，飛沈失相從。
論	凡：胡風歿已久，所以潛其鋒。
	賓：吳水深萬丈，楚山邈千重。
	主：雌雄終不隔，神物會當逢。

（一）就「敘」部分而言，以「凡目凡」結構分別論述，先以「凡」總提全詩主角：「寶劍雙蛟龍，雪花照芙蓉」二句點出詠兩把寶劍其實是一對蛟龍，劍體光明如雪花，劍鐔豔麗如芙蓉。在「凡」的部分說明劍鐔上有著蓮花紋飾，強調出蓮花寶劍。其後接續以「目一」：「精光射天地，雷騰不可衝」，加強描述劍精光照射天地，如雷騰不可擋，然而好景不常，馬上以「目二」：「一去別金匣，飛沈失相從」說明雷煥掘得二劍後，一以送張華，一以自佩，從此二劍失相從。雌雄二劍後來一劍飛失，一劍沈水，失去相從。最後以「凡」總提收束主角今已沈潛不在：「風胡歿已久，所以潛其鋒」，加強說明善於相劍的風胡子死去已久，從此寶劍潛藏其鋒芒不再出現，道出感慨知己不存，懷才不遇之情自然流露。

（二）就「論」部分而言，在此李白以「先賓後主」方式，以「賓」位：「吳水深萬丈，楚山邈千重」二句闡述雖然相隔萬丈深的吳水和千重遠的楚山，強調相會之難，目的凸顯「主」位：「雌雄終不隔，神物會當逢」，說明寶劍為神物，故始雖相離，而終當相合，暗寓賢才為國家之利器，始雖未偶，而終當見用，必遇相知之人引而薦於朝，對於自己未來能見明主，寄予相當深的厚望與期待。

肆、〈胡無人〉、〈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送梁公昌從信安王北征〉、〈感遇二首其一〉四詩藝術手法

李白對中國傳文化中的劍文化進行了承襲與開創，筆者考察《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並沒有出現以「蓮花」、「秋蓮」為劍名詞彙，可知蓮花寶劍一詞入詩始創於唐代。本文從〈胡無人〉、〈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送梁公昌從信安王北征〉、〈感寓二首其一〉四詩來探析李白詩中蓮花寶劍之藝術手法分析如下：

一、藉賓形主之形象美

蓮花形飾的寶劍，綰合著傳統文人精神有著蓮花高潔氣質與寶劍的尚武精神，展現具高潔、正義精神。李白在開元二十年〈送梁公昌從信安王北征〉詩中「起舞蓮花劍」是「賓」位，目的是為了顯現「主」位梁公昌，以蓮花寶劍高潔、正義君子之氣質配英雄，兼喻梁公舞雄姿，更加讓主位增光彩。在〈感寓二首其一〉以「賓」位：「精光射天地，雷騰不可衝」來顯主位，描寫蓮花寶劍的劍鐔豔麗如芙蓉，其所放出精照射天地，連雷電亦不能掩其光花，自比蓮花寶劍，又因無人汲引，「胡風歿已久，所以潛其鋒」，希冀能遇像風胡子這樣伯樂，流露無限君臣遇合之企盼。而在天寶、開元間為征討西北胡人入侵中原，李白作〈胡無人〉一詩，詩中寫道唐朝委派將士三十萬大軍迎戰玉門關，將士們手執蓮花寶劍「劍花秋蓮光出匣」一句除了形容寶劍鋒利外，更展現唐朝將士們為國家效命，不論胡虜箭矢如飛沙般射向我軍金甲，這些沙場戰士為了國家、為了正義在奮戰，甚至犧牲個人生命，在所不惜，展現高潔、正義君子形象，以及自己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與豪邁的濟世之情。將蓮花寶劍「賓」位輔助之角度，正襯出高潔正義君子「主」位形象之美，以凸顯李白此四首蓮花劍詩主意的藝術謀篇技法。

二、托物寄志之典故美

李白滿懷政治熱情，天寶元年奉詔入京，供俸翰林，然不得皇帝重用，最後賜金還山。玄宗晚年貪圖縱樂，朝廷日漸腐敗，奸臣弄權，然而滿腔愛國熱血不減，藉由〈感寓二首其一〉寫道蓮花寶劍落水潛藏其鋒，流露懷才不遇的悲情，如同自己目前處境不遇，但仍相信自己如同蓮花寶劍一樣，終不可泯沒，必有會合再現之時，李白在沈寂落魄之時，始終自我勉勵，展現永遠積極樂觀的人生。

在天寶十二年〈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一詩末句以「安知幕群客，彈劍拂秋蓮」為全詩主旨所在，表面是贈宣城宇文太守、崔侍御，實際上是希望崔侍御汲引拜見宣城宇文太守，希冀提攜能一展長才。此語除了運用馮諼典故外，更運用薛燭相劍典故，薛燭是春秋末期人，善相劍，曾為越王勾踐相劍之優劣，以此典來暗喻聖君賢相能相會合，需天時、地利、人和，然而這些機遇的促成，多有識才人之慧眼識英雄才行。運用馮諼彈劍典故，自信才華出眾，不甘一輩子無所作為，因而仿馮諼彈劍柄而歌，除了道出自己暫處困境，有求於人汲引外，更抒發自己懷才不遇之情與君臣遇合之企盼。

三、寬洪和暢之聲情美

聲音和情緒的關係，早已為人所注意，文學作品中也注意音律，特別是詩詞作品及音樂，更注重音律和情緒表達的關係。適切運用語言音律可以增加文學作品的音樂性和藝術美感，也能加強語語所要表現的各種感情。³⁹文學作品中的音

³⁹ 參考謝雲飛：〈作品朗誦與文學音律〉，《文學與音律》（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頁31-50。

律是把語言音律嚴謹的應用，對於語音的高低、強弱、長短及音色的變化，更須有十分精密和適切的調配，使作品中的意義和聲音相輔相成，更加淋漓盡致。在語音的進行中，有停頓或漸歇，配以適當的高低抑揚，就是語言的音律。音律的形成不僅是生理上換氣的需求，還有語義上和情感情緒的要求。⁴⁰王易《詞曲史·構律篇》曰：

韻與文情關係至切：平韻和暢，上去韻纏綿，入韻迫切，此四聲之別也；東董寬洪，江講爽朗，支紙鎮密，魚語幽咽，佳蟹開展，真軫凝重，元阮清新，蕭篠飄灑，歌哿端莊，麻馬放縱，庚梗振厲，尤有盤旋，侵寢沈靜，覃感蕭瑟，屋沃突兀，覺藥活潑，質術急驟，勿月跳脫，合盍頓落，此韻部之別也。此雖未必切定，然韻近者情亦相近，其大較可審辨得之。⁴¹

李白四首蓮花劍詩，僅〈胡無人〉一詩句式長短不一，非一韻到底，其餘三首詩皆一韻到底。在〈送梁公昌從信安王北征〉全詩一韻到底，隔句押韻⁴²，以「戎」東韻的基調，悠揚銜接一連串「戎、雄、宮、通、虹、功」等平聲東部寬洪、和暢、輕快的字眼，祝頌梁公昌北征戰勝凱旋歸國，展現樂觀、愉悅和暢聲情美。〈感遇二首其一〉全詩一韻到底，首句押韻外，隔句押韻⁴³。詩起首以「龍」上平聲二冬韻的基調，銜接一連串「蓉、衝、從、鋒、重、逢」等平聲「冬」韻寬洪、輕快、節奏和暢字眼，將蓮花寶劍神性道出，始雖相離，終當相合，暗寓己如此劍，希冀有朝一日君臣相遇，以寬洪韻調與自己樂觀思維的情感脈動，將和暢聲情發揮至巔峰。上述三首是呈展寬洪和暢之聲情美，此外有獨特一首〈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五言詩，全詩八十八句，四百四十字，一韻到底，首句押韻後，隔句押韻⁴⁴，詩起首以「鮮」下平聲一先韻的基調，銜接一連串「鮮、蟬、遷、巔、泉、連、然、鉛、燕、堅、穿、鳶、權、妍、鞭、宣、煎、邊、圓、眠、沿、錢、仙、篇、年、烟、川、賢、田、前、旋、絃、肩、懸、傳、旃、緣、船、天、玄、邐、翩、蓮」等平聲「先」韻字眼，正如清代周濟《宋四家詞選·序論》說「支先韻細膩」⁴⁵，將彈劍拂秋蓮那種汲於相託細膩情感，懇切宇文太守、崔侍御汲引提攜之情表現淋漓盡致，在冰冷劍氣中鎔鑄著鐵漢柔情之美。

⁴⁰ 參考謝雲飛：〈語音音律與文學音律的分析研究〉，《文學與音律》，頁2、10、11、12。

⁴¹ 王易：〈構律第六〉，《詞曲史》下冊（臺北：廣文書局，1960年），頁283。

⁴² 〈送梁公昌從信安王北征〉押韻的字：「戎（上平聲一東）、雄（上平聲一東）、宮（上平聲一東）、通（上平聲一東）、虹（上平聲一東）、功（上平聲一東）」隔句押韻，一韻到底，見余照春亭著、周基校訂、朱明祥編者：《增廣詩韻集成》（高雄：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2年），頁2-5。

⁴³ 〈感遇二首其一〉押韻的字：「龍、蓉、衝、從、鋒、重、逢」全押上平二冬韻，隔句押韻，一韻到底，見余照春亭著、周基校訂、朱明祥編者：《增廣詩韻集成》，頁8-10。

⁴⁴ 〈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押韻的字：「鮮、蟬、遷、巔、泉、連、然、鉛、燕、堅、穿、鳶、權、妍、鞭、宣、煎、邊、圓、眠、沿、錢、仙、篇、年、烟、川、賢、田、前、旋、絃、肩、懸、傳、旃、緣、船、天、玄、邐、翩、蓮」全押下平一先韻，隔句押韻，一韻到底，見余照春亭著、周基校訂、朱明祥編者：《增廣詩韻集成》，頁62-67。

⁴⁵ 清·周濟：《宋四家詞選》（臺北：廣文書局影印滂喜齋刊本，1962年11月），頁3。

四、循環往復與變化多樣之節奏美

「節奏」是指在一定的時間之內，規則化地重複某種感覺的印象。⁴⁶節奏表現的是生命的律動。蘇珊·朗格《情感與形式》一書中曰：「節奏連續原則是生命有機體的基礎，它給了生命體以持久性。」⁴⁷王菊生《造型藝術原理》說：「生命形式的特徵就是運動變化的張力和循環往復的節奏」。⁴⁸李白四首蓮花劍詩，有三首是五言詩（包含一首五言古詩，二首五言律詩），很工整的五言一句展現出循環往復的節奏之美，僅〈胡無人〉一詩，詩句長短不一，全詩十八句一百零七字，故此詩是李白蓮花劍獨特的一首詩，有著變化多樣之節奏美的藝術手法。起首八句七字句節奏平緩，到了第九句開始變為三字句，「敵可摧」、「旄頭滅」節奏緊湊、輕快，強化詩中主旋律「敵可摧」，其後又回復到七字、五字：「履胡之腸涉胡血」、「懸胡青天上」、「埋胡紫塞旁」道出漢軍滅胡成果，突然間情緒激昂又變為三字句：「胡無人」、「漢道昌」再次強化主題，又回復到七字句、八字句節將節奏逐漸拉長，情感悠揚。可見詩中情緒起伏變化的張力很大，起初以平緩準備戰事、兵器出兵，經過一番撕殺後，以鼓舞節奏滅胡，最終以沈靜節奏收束，漢家天下太平，表現平穩情緒。〈胡無人〉全詩押四個韻，開首四句押「凋、驕、姚」⁴⁹等下平聲二蕭韻，第五句開始四句換押「插、匣、甲」⁵⁰等入聲十七洽韻，第九句再次換押「回、摧」⁵¹等上平聲十灰韻，第十四句又換押「旁、昌、霜、揚、方」⁵²等下平聲七陽韻。全詩十八句，僅四句未押韻，密集迫促的韻腳，增加詩歌的強度與戰況急促的氣氛。

伍、李白詩中蓮花寶劍之象徵意義

劍不僅是一種武器，更是一種標榜風雅的飾物與門第身份的象徵。李白〈胡無人〉、〈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送梁公昌從信安王北征〉、〈感寓二首其一〉四首詩中蓮花寶劍的含義已超出兵器功能而升華到精神層面，將劍的文化深化到建功立業的軍魂，象徵著堅韌、鋒利，勇往直前。但筆者認為這是承襲歷來

⁴⁶ 謝雲飛著：〈語言音律與文學音律的分析研究〉，《文學與音律》，頁9。

⁴⁷ 蘇珊·朗格（Susanne K.Langer）著，劉大基譯：《情感與形式》（臺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1年10月初版），頁147。

⁴⁸ 王菊生：《造型藝術原理》（哈爾濱：黑龍江美術出版社，2000年3月1版1刷），頁192。

⁴⁹ 〈胡無人〉押韻的字：「凋（下平聲二蕭）、驕（下平聲二蕭）、姚（下平聲二蕭）」，見余照春亭著、周基校訂、朱明祥編者：《增廣詩韻集成》，頁69、70。

⁵⁰ 〈胡無人〉押韻的字：「甲（入聲十七洽）、插（入聲十七洽）、匣（入聲十七洽）」，見余照春亭著、周基校訂、朱明祥編者：《增廣詩韻集成》，頁247、248。

⁵¹ 〈胡無人〉押韻的字：「回（上平聲十灰）、摧（上平聲十灰）」，見余照春亭著、周基校訂、朱明祥編者：《增廣詩韻集成》，頁39。

⁵² 〈胡無人〉押韻的字：「旁（下平聲七陽）、昌（下平聲七陽）、霜（下平聲七陽）、揚（下平聲七陽）、方（下平聲七陽）」，見余照春亭著、周基校訂、朱明祥編者：《增廣詩韻集成》，頁85-88、90。

傳統看法，李白號青蓮居士（在唐代專稱在家奉佛之人），清代王琦對李白研究透徹精闢，不同意陳繼儒等人倒果為因，將清廉鄉古老地名改作同音青蓮鄉，認為李白故居在青蓮鄉，才自號青蓮居士。其〈李太白年譜〉云：「青蓮花出西竺，梵語謂之優鉢羅花，清淨香潔，不染纖塵。太白自號疑取此義。」⁵³筆者認同王琦見解正確。李白非常喜歡蓮花，尤其喜愛青蓮花，取青蓮花清香潔淨，不染纖塵之意自號，反映高潔純真性格。因青蓮與佛教有關係，李白自號「青蓮居士」，是出於對佛教的信仰。據《佛說阿彌陀經》云：「西方極樂世界有七寶池，池中蓮花，大如車輪，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潔。」⁵⁴可見青蓮花是佛教的聖物，居於青、黃、赤、白四色蓮花之首。又《大智度論》卷二十七云：「一切蓮華中，青蓮華為第一。」⁵⁵李白於詩歌中多次寫到青蓮花，都與佛教寺廟、佛教人物和佛教活動有關，而「青蓮」為佛教聖物，如〈廬山東林寺夜懷〉詩云：「我尋青蓮宇，獨往謝城闕。」⁵⁶；〈僧伽歌〉：「戒得長天秋月明，心如世上青蓮色。」⁵⁷；〈與元丹丘方城寺談玄作〉：「怡然青蓮宮，永願恣遊眺」⁵⁸；〈陪族叔當塗宰遊化城寺升公清風亭〉：「了見水中月，青蓮出塵埃。」⁵⁹此皆展現李白對「青蓮」之佛家寓意的理解，亦證明李白佛緣非淺。一般論李白的思想背景，大多著墨於儒、道之間，但李白自青年時就曾受到佛教薰陶，如李白 25 歲時，曾隱居於峨嵋山的白水寺（今萬年寺）半年，並與僧濬結為好友，並作〈聽蜀僧濬彈琴〉詩云：「蜀僧抱綠綺，西下峨眉峯。為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客心洗流水，餘響入霜鍾。不覺碧山暮，秋雲暗幾重」⁶⁰，詩中寫到李白聽琴洗滌煩慮，借用琴師伯牙善奏，知己鍾子期善聽之典故，道出自己與佛門蜀僧濬通過琴聲傳達知己情誼，其後在天寶十二年又作〈贈宣州靈源寺仲濬公〉詩云：「敬亭白雲氣，秀色連蒼梧。下映雙溪水，如天落鏡湖。此中積龍象，獨許濬公殊。風韻逸江左，文章動海隅。觀心同水月，解領得明珠。今日逢支遁，高談出有無。」⁶¹可見李白與文采風流的蜀僧濬交誼甚深，互賞文章、談論佛理，

⁵³ 唐·李白撰，清·王琦注：《李太白集注》卷 35，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06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頁 623。

⁵⁴ 姚秦·龜茲三藏鳩摩羅什譯：《佛說阿彌陀經》CBETA 電子版，《大正新脩大正藏經》第 12 冊 366 號，2002 年，頁 1。見網址：http://buddhism.lib.ntu.edu.tw/BDLM/sutra/chi_pdf/sutra6/T12n0366.pdf

⁵⁵ 印度·龍樹造，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CBETA 電子版，《大正新脩大正藏經》第 25 冊 1509 號，1999 年，頁 198。見網址：<http://ftp.budaedu.org/ghosa/C006/T0633/ref/T0633.pdf>

⁵⁶ 唐·李白撰，清·王琦注：《李太白集注》卷 23，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067 冊，頁 412。

⁵⁷ 唐·李白撰，清·王琦注：《李太白集注》卷 7，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067 冊，頁 160。

⁵⁸ 唐·李白撰，清·王琦注：《李太白集注》卷 23，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067 冊，頁 407。

⁵⁹ 唐·李白撰，清·王琦注：《李太白集注》卷 20，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067 冊，頁 372。

⁶⁰ 詹鍔：《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 7 冊，頁 3522。

⁶¹ 詹鍔：《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 4 冊，頁 1836-1837。

李白贊頌僧濬從敬亭秀美的水月景色中解悟佛法，掌握佛家真諦，但在對這位僧人的贊慕之情中亦流露對佛理的認知。由上可見李白的「青蓮」與佛教關係密切，應是來源於佛教的內涵，表現了詩人對潔淨芬芳、一塵不染的佛教境界的嚮往，似乎佛教與蓮花寶劍有一定相關性。而佛教中的文殊師利菩薩的形象是右手握「智慧劍」，左手持的「青蓮花」上放置「般若經」，智慧之利劍表示能斬斷種種愚癡煩惱，智慧犀利如劍，青蓮花則代表純潔無染，花上放有般若經，作為智慧與慈悲的象徵。在佛教中，劍則用以代表慧劍，可以破無明，故李白的蓮花寶劍有著佛教內涵與自身影子的投射，蘊含著出世與入世的交融，流露高潔、智慧的情感象徵，等待劍出鞘之時機。

一、高潔、正義君子之氣

蓮花形飾的寶劍，結合著傳統文人精神有著蓮花高潔氣質與寶劍的尚武精神，展現具高潔、正義精神。李白在天寶十二年〈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一詩首段「白若白鷺鮮，清如清唳蟬。受氣有本性，不為外物遷。飲水箕山上，食雪首陽巔。迴車避朝歌，掩口去盜泉。岿巍廣成子，倜儻魯仲連。卓絕二公外，丹心無間然。」十二句道出自己清白、高潔的本性，同蓮花寶劍具有高潔、正義君子氣質。另，李白在開元二十年〈送梁公昌從信安王北征〉詩中「起舞蓮花劍」是「賓」位，目的是為了顯現「主」位梁公昌，以蓮花寶劍高潔、正義君子之氣質配英雄，兼喻梁公舞雄姿，更加讓主位增光彩。而在天寶、開元間為征討西北胡人入侵中原，李白作〈胡無人〉一詩，詩中寫道唐朝委派將士三十萬大軍迎戰玉門關，將士們手執蓮花寶劍「劍花秋蓮光出匣」一句除了形容寶劍鋒利外，更展現唐朝將士們為國家效命，不論胡虜箭矢如飛沙般射向我軍金甲，這些沙場戰士為了國家、為了正義在奮戰，甚至犧牲個人生命，在所不惜，展現高潔、正義君子形象。

二、抒發懷才不遇之情

李白滿懷政治熱情，天寶元年奉詔入京，供俸翰林，然不得皇帝重用，最後賜金還山。玄宗晚年貪圖縱樂，朝廷日漸腐敗，奸臣弄權，然而滿腔愛國熱血不減，藉由〈感寓二首其一〉寫道蓮花寶劍落水潛藏其鋒，流露懷才不遇的悲情，如同自己目前處境不遇，但仍相信自己如同蓮花寶劍一樣，終不可泯沒，必有會合再現之時，李白在沈寂落魄之時，始終自我勉勵，展現永遠積極樂觀的人生。在天寶十二年〈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一詩末句以「安知幕群客，彈劍拂秋蓮」運用馮諼彈鋏典故，自信才華出眾，不甘一輩子無所作為，因而仿馮諼彈劍柄而歌，除了道出自己暫處困境，有求於人汲引外，更抒發自己懷才不遇之情。

三、君臣遇合之企盼

筆者運用章法結構來分析李白在天寶十二年〈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一詩，得出全詩「主」位在末句：「安知幕群客，彈劍拂秋蓮」，表面是贈宣城宇

文太守、崔侍御，實際上是希望崔侍御汲引拜見宣城宇文太守，希冀提攜能一展長才。此語除了運用馮諼典故外，更運用薛燭相劍典故，薛燭是春秋末期人，善相劍，曾為越王勾踐相劍之優劣，以此典來暗喻聖君賢相能相會合，需天時、地利、人和，然而這些機遇的促成，多有識才人之慧眼識英雄才行。在〈感寓二首其一〉以「賓」位：「精光射天地，雷騰不可衝」來顯主位，描寫蓮花寶劍的劍鏢豔麗如芙蓉，其所放出精照射天地，連雷電亦不能掩其光花，自比蓮花寶劍，又因無人汲引，「胡風歿已久，所以潛其鋒」，希冀能遇像風胡子這樣伯樂，流露無限君臣遇合之企盼。

四、強烈建功立業願望

李白在開元二十年在長安所作〈送梁公昌從信安王北征〉一詩，正值國家正征討契丹之時，李白送梁公昌從信安王北征，言其為入幕佳賓，投筆從戎，為國家效命遠征，充滿崇敬與欽羨之意，「入幕推英選」一語道出梁公昌受到重用，末句「旋應獻凱入，麟閣佇深功」斷然肯定日後將能建功立業，於史上留名，圖形於麟閣，在寫他人之際，也流露出自己經世濟民的政治抱負，除了此詩外，在天寶十二年所作〈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一詩也是表達強烈建功立業願望，可見李白終生有著「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代壽山答孟少移文書〉)⁶²卻因自己直率不迎合官場文化，以致仕途坎坷，在〈感遇二首其一〉藉物寓情，藉由張華、雷煥時「寶劍雙蛟龍，雪花照芙蓉」這對由龍幻化出的蓮花寶劍會合傳說，「雌雄終不隔，神物會當逢」，流露其至死不渝的強烈建功立業願望。

陸、結語

筆者考察《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一書發現並沒有出現「蓮花寶劍」相關詞彙，可見「蓮花寶劍」入詩始創於唐代。然而李白〈胡無人〉、〈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送梁公昌從信安王北征〉與〈感寓二首其一〉四詩雖出現「蓮花寶劍」相關詞彙，但歷來學者從未有將四首詩並列來作整體的詮釋與閱讀。本文由其使用的「蓮花寶劍」詞彙切入，分別析論四詩的意涵、篇章結構並探討詩人如何承繼與開創傳統的意涵，如何將典故、與傳說結合來開創象徵的內容，使得物象與自身相結合，〈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與〈感寓二首其一〉詩中「蓮花寶劍」是「主」位、「凡」，是全詩主旨所在，表達賢才矢志雖是內心的縮影，傳達期許賢達汲引提攜終究達到君臣遇合的期望。〈胡無人〉與〈送梁公昌從信安王北征〉二詩恰好是李白面臨國家遭遇胡人入侵，必須派軍隊征討西北胡人

⁶² 唐·李白：《李太白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06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399。

時，對於漢家士兵必勝有著強烈的信心，將士們手持蓮花寶劍，詩中「蓮花寶劍」是「賓」位，目的藉「賓」顯「主」，兼喻寶劍鋒利，劍花朵朵的樣子，以及為遠行征戰朋友餞行與祝頌，詩中「蓮花」為劍名外，兼喻梁公舞劍雄姿，劍光如朵朵蓮花，幻化不絕。由此可知，蓮花寶劍即劍上鑄刻著蓮花紋飾，古人將「蓮花」與「劍」綰合，讓劍具有高潔、至誠至善的君子品格的蓮花意象外，更有著剛健堅毅精神，流露出蓮花寶劍既高潔且正義之氣質，蓮花寶劍在四詩中呈展出「藉賓形主之形象美」與「托物寄志之典故美」外，加上蓮花劍舞、彈劍待遇明主與預祝梁公昌北征戰勝等呈現出企盼、凱旋樂觀情思，展現「寬洪和暢之聲情美」與胡人作戰，戰況緊張局面，高潮跌起，呈現「循環往復與變化多樣之節奏美」。李白號青蓮居士，青蓮與佛教有關係，佛教中的文殊師利菩薩的形象是右手握「智慧劍」，左手持的「青蓮花」代表純潔無染，故李白的蓮花寶劍有著佛教內涵與自身影子的投射，蘊含著出世與入世的交融，流露高潔、智慧的情感象徵，等待劍出鞘之時機。由此可見李白以蓮花劍自我勉勵，相信自己如同蓮花寶劍，展現出永遠積極奮鬥樂觀的人生，表達君臣遇合的企盼、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與豪邁的濟世之情，在冰冷劍氣中鎔鑄著鐵漢柔情之美。

參考文獻

一、古籍

- 漢・王逸撰（1983）。《楚辭章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6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漢・司馬遷（1986）。《史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4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漢・班固（1968）。《前漢書》冊 5。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1986）。《前漢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5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漢・袁康（1983）。《越絕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6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漢・趙曄（1986）。《吳越春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6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1993）。《爾雅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
- 晉・葛洪（1986）。《神仙傳》，《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5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印度・龍樹造，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譯（1999）。《大智度論》CBETA 電子版。《大正新脩大正藏經》第 25 冊 1509 號，網址：<http://ftp.budaedu.org/ghosa/C006/T0633/ref/T0633.pdf>
- 姚秦・龜茲三藏鳩摩羅什譯（2002）。《佛說阿彌陀經》CBETA 電子版。《大正新脩大正藏經》第 12 冊 366 號，網址：http://buddhism.lib.ntu.edu.tw/BDLM/sutra/chi_pdf/sutra6/T12n0366.pdf
- 後魏・酈道元（1983）。《水經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7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南朝宋・范曄（1983）。《後漢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5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南朝宋・鮑照（1983）。《鮑明遠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6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梁・蕭統輯，唐・李善注（1968）。《文選李善注》冊 1。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 唐・李白（1986）。《李太白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66，106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唐・李白撰，清・王琦注（1986）。《李太白集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6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後晉・劉昫等奉敕撰（1983）。《舊唐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6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宋・歐陽修（1982）。《唐書》。臺北：藝文出版社。
- 宋・歐陽修，宋祁等奉敕撰（1983）。《新唐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7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宋・褚伯秀（1983）。《南華真經義海纂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5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清・阮元（2001）。《十三經注疏・詩經》。臺北：藝文印書館。
- 清・周濟（1962）。《宋四家詞選》。臺北：廣文書局影印滂喜齋刊本。
- 清・康熙四十二年御定（1986）。《御定全唐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23，142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清・沈德潛（1989）。《說詩晬語》。《叢書集成續編》第 199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

二、中文書目

- 王易（1960）。《詞曲史》下冊。臺北：廣文書局。
- 王菊生（2000）。《造型藝術原理》。哈爾濱：黑龍江美術出版社。
- 余照春亭撰，周基校訂，朱明祥編者（1992）。《增廣詩韻集成》。高雄：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 姜濤（1985）。《中國文學欣賞全集》第 8 冊。臺北：莊嚴出版社。
- 詹鎡（1996）。《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第 1，4，5，7 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 陳植鏗（1990）。《詩歌意象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謝雲飛（1994）。《文學與音律》。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三、中文譯著

- Jack Tresidder（杰克・特里錫德）（2001）。《象徵之旅：符號及其意義》，石毅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 Susanne K. Langer（蘇珊・朗格）（1991）。《情感與形式》，劉大基譯。臺北：商鼎文化出版社。

A Study Investigating and Analyzing the Poetic Structures and Artistic Techniques in Lai Bia's Four Poems of "Lotus Sword"

Shiuan-Yu Chen¹

Abstract

"Lotus" is the symbol of auspiciousness, sincerity and good will, and character of integrity. Li Bai loved swordsmanship, and presence of the word "sword" in his poetry accounts for approximately one tenth of the total number of poems. In his poetry, he even directly combined "Lotus" of Buddha's temperament with the masculine Sword" to create a sword name, such as "Lotus Sword." Therefore, the lotus image was not merely used to decorate precious swords. The original softness and beauty of the lotus image were also converted into the masculine spirit under the pen of Li Bai.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Li Bai's use of terms of "Lotus Sword" image, and discovered that there was a common symbolic meaning. This study intended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poetic structures and artistic techniques in four poems "Hu is Emptied," "A Poem for Xuancheng Yuwen Taishou and Cui Shiyu," "Seeing Off Liang Chang to North Expedition under Prince Xin'an," and one of the two poems of "gratitude for good treatment" to understand his intention to use the lotus sword image to express the good encounter and tacit understanding between emperor and minister, his strong ambition to contribute to his country and saving the world, and the softness and beauty hidden in the masculine and cold sword.

Keywords: Lotus, Sword, Poetic Structures, Li Bai

¹ Associate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University of Taipei
Corresponding Author: Shiuan-Yu Chen, E-mail: shiuan-yu@utapei.edu.tw
Received: 2018/01/07; Accepted: 2018/10/15